

JIN DAI RI BEN GUO JIA ZHU YI YAN JIU

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研究

——国家主义视域下的近代日本政治与政治文化

王发臣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百人工程”骨干教师培养计划项目

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研究

——国家主义视域下的近代日本政治与政治文化

王发臣/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研究 / 王发臣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206-09255-8

I. ①近…

II. ①王…

III. ①政治制度—研究—日本—近代

IV. ①D73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4035号

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研究

著 者:王发臣

责任编辑:陆 雨

封面设计: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吉林省海德堡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16.25 字 数:20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9255-8

版 次:2012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 000册 定 价: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内容提要

近代日本国家主义，既是一种极端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体系，也是一种以绝对主义政治哲学为根本价值取向的国家实践与国家体制。近代日本国家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包含着精神与物质两个层面，即政治文化与政治实践。作为政治文化的近代日本国家主义，体现为极端国家本位与日本本位的政治意识、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表现为国家崇拜与日本至上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伦理观。作为政治实践的近代日本国家主义体现为近代日本内政的绝对主义国家建设及外交的极端自利主义和极端功利主义，表现为天皇绝对主义国家体制的建立和发动以殖民主义为动机、以帝国主义为目标、以军国主义为手段的一系列侵略与争霸战争。近代日本国家主义是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的整合，是政治文化与政治实践的统一，其生成的历史背景既是幕末日本的国家危机，更是在这种危机中抬头的极端主义国家意识，因此，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的形成与其说是国家主义从无到有的过程，毋宁说是其政治文化传统中自古沉淀的保守主义国家意识与心理成长为系统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想、实践、意识形态及国家体制的过程，故而，这是一种从“有”到有的过程，它反映了政治文化稳定而内在的历史传承性。近代

日本国家主义既渊源于近代以前的日本传统政治文化，又作为近代日本政治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与伦理体系而成为后代日本政治的意识、价值及心理渊源。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的物质过程即国家实践与国家体制，终结于 20 世纪 40 年代法西斯主义的覆灭，然而其精神过程却没有止步，它以意识的、价值的、心理的潜在形态滞存于政治文化之中，固化为极端保守主义的政治传统，并以民族政治文化根性的机理与力量作用于现当代乃至未来的日本政治走向。因此，无论是现当代还是未来，保守化与右翼化都决非日本政治的偶然动向，它有着深厚而顽韧的政治文化渊源，即近代日本国家主义。

前 言

自 19 世纪初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在欧洲产生之后，国家主义便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学范畴载入政治思想史，尽管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40 年代，国家主义曾经历历史性、民族性地蜕变为反和平、反人类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战争浩劫及意识形态灾难，然而，世界范围内对国家主义的关注与反思，多限于在感性上对少数曾经发动过大规模侵略战争的民族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意识形态的极端主义倾向性做笼统批判，未能将国家主义作为一种与特定政治文化有着根深蒂固联系的国家信仰及民族政治心理而对其进行民族性、文化性及心理性剖析，对国家主义的属性、内涵、外延、成因、作用机理、形态及影响亦未做较为系统研究。迄今为止，中外政治思想史所涉“国家主义”，多被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国家现象和政治思潮来审视，却鲜有问究国家主义的伦理本质与政治文化渊源。一直以来，由于对国家主义的属性和定义域缺乏清晰的界定，导致国家主义概念的适用与解释易陷于混乱、流于肤泛。以往国内外学界对国家主义的介绍与解析，注重于将其作为一种泛国际化的政治思潮而进行一般性概括和解读，忽视或轻视了对国家主义的国别化研究与辨析，从而忽略了国家主义的特殊性，即

民族性。本研究将凸显国家主义的民族性与传承性，力求历史性地追溯、民族性地把握、心理性地探究、文化性地界定、伦理性地解构国家主义。以往国内外学界偏重于对国家主义的静态分析，而忽视了对国家主义的发展性进行动态追踪。国家主义的概念是历史性地产生的，而国家主义的实践却久已存在，且将始终伴随国家而存在，因为它是国家固有的、内在的、与生俱来的伦理属性与价值禀性，故而有国家就有国家主义。国家主义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国家感性与国家理性，是国家始终具有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是国家本位的价值取向与伦理取向，是国家心理、国家性格和国家动机，是政治文明、政治文化、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及政治哲学的内敛性与外向性的双重叠复。以往国内外学界对国家主义的研究重视欧洲而忽视亚洲，作为传统的东方国家，日本近代以来深受西方功利主义政治文化的影响，在亚洲乃至世界政治史上曾是绝对主义政治哲学和极端主义发展模式的代表，因而其近代国家主义属极端主义类型。以此界定和类属来定义近代日本国家主义，则可全方位、全景式地剖现近代日本以极端国家主义为核心与特征的极端主义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其对日本内外政治实践的制导作用。

迄今为止，在中外学界的日本国家主义研究领域里，将日本国家主义作为独立范畴进行深入系统的政治文化解析的专著性研究颇少，关于日本国家主义的政治思想史视角的研究则多散见于中外学者所著日本政治史或思想史中的有关片段，以及诸多涉论日本国家主义的专题或非专题文章，其共同的特点是限于专著的体例或拘于文章的命旨与篇幅，只对日本国家主义进行片段性解读，这是具体研究的必要，但也成为客观

局限。无论是历史性还原，还是学理性研判，皆需对日本国家主义施以多层次、多视角、多语境的复合式研究，整合日本国家主义概念之历史性和民族性的内涵与外延。虽然既有的关于日本国家主义的研究多指向近代日本，且中外学者对此仁智各见，多有建树，但众多散见的著述在客观上无法整合为对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的系统性析论。因此，关于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的历史性与系统性研究仍余空白，无论是从政治史抑或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审之，皆有必要填补此研究空白。不揣浅陋，拙著欲为此尝试，力求以一以贯之的价值尺度梳理近代日本政治史中伴随着政治绝对主义而走向极端的近代日本国家主义信仰体系和实践体系形成的历史脉络。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近代日本国家主义形成的历史背景	23
一、国内危机	23
(一) 幕藩体制的固有矛盾——国家结构的不稳定性	24
(二) 社会的分化与对立——社会结构的脆弱性	26
二、民族危机	29
(一) 日本的主动锁国	29
(二) 日本的被动开国	33
(三) 日本被动开国的后果	36
第二章 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的政治文化渊源	38
一、保守主义国家意识	38
(一) 国学的国家观	39
(二) 神道的国家观	41
(三) 兰学的国家观	44
(四) “尊攘”论的国家观	46
二、保守主义国家哲学	49
(一) 神道哲学的日本精神	49

(二) 日本佛教的护国主义	56
(三) 日本儒学的国家伦理	58
第三章 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的形成	68
一、神政绝对主义与功利国家主义	69
(一) 王政复古	69
(二) 四民平等	84
(三) 双重外交	86
二、启蒙绝对主义与保守国家主义	93
(一) 富国强兵	97
(二) 靖国忠君	109
(三) 扩张国权	122
三、立宪绝对主义与极端国家主义	127
(一) “形成国民”	128
(二) 钦定立宪	131
(三) 极端国家主义的形成	138
第四章 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的特征	158
一、极端主义属性	158
二、绝对主义精神	161
三、皇国主义信仰	164
四、家族主义伦理	168
五、国粹主义心理	174
六、军国主义实践	177
七、帝国主义目标	181

第五章 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的实践及影响·····	191
一、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的实践·····	191
(一) 国内政治的绝对主义实践·····	192
(二) 对外政治的极端主义实践·····	205
二、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的影响·····	214
(一) 有限国家主义的历史作用·····	215
(二) 极端国家主义的消极影响·····	219
结 论·····	227
参考文献·····	233
后 记·····	245

导 论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一) 国内研究现状

国家主义思潮产生于近代欧洲，因而具有时代性、地域性与民族性，也即特殊性。但是，这种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思潮一经产生，便很快成为一种泛国际化的意识形态，并对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及国家建设发挥着内在驱动与导向作用。显然，国家主义具有相对确定和相对普适的精神内核，即具有可以为不同政治文化所理解并指导不同国家政治实践的一般内涵。对这种一般内涵或本质的诠释，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学者对国家主义的认知倾向。因为国家主义是历史地产生并历史地发展、演变的，故而将历史理性与现实理性相结合来理解和表述国家主义的内涵是必要的。在此方面，国内学者多有建树，具有代表性的是何新所著《论政治国家主义》（时事出版社，2003年10月版），在该书序言中，开宗明义地阐述了作者对国家主义的理解：

“什么是国家主义？国家主义是近代兴起的关于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问题的一种政治学说。在本质上，国家主义就是一种研究治国之道和治国之术的主义。什么是新国家主义？我理解的新国家主义，就是以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以国家统一、国家强盛、国民福祉和民族文化奉为至尊和第一价值的主义。我所说的‘国家主义’，不仅是与以个人为本位蔑视国家主权的‘自由主义’相对峙，而且是与鼓吹全盘西化的‘世界主义’相对峙。我提出‘国家主义’这个理念，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认为，当今应当高张国家主义（爱国主义）的信念，重新在政治思想上统合整个民族，统合当今的人心。只有以国家主权原则和国家利益为神圣本位，才能统合不同阶级、不同信仰、不同生活目标和道路的人。只有以国家利益为神圣本位，才有权要求所有的人，在国家至上的信念导引下，抑制和放弃私我，共同为国家的独立、主权、繁荣和强盛而斗争！以至在必要时为捍卫祖国而战！”

“国家主义是一种信念。它的正义性不需要逻辑论证，不需要充足理由。国家存在于那里。你既生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你的天赋责任就是要爱它。对于全世界那些爱国的人们，爱国都是不需要理由的。以至不管它是一个什么国家。哪怕它是女皇制度、国王制度或者任何其他什么制度！对于任何人来说，叛国是一切罪恶中的第一大罪！没有什么‘社会契约’能拥有比国家主权更高的权力。”

“国家主义必须依靠对全民进行灌输！使之成为一种自然的信念！全民共同的信念！在近代史上，大不列颠民族、日本民族、德意志民

族。以至现代的美国，都为我们树立了始终以国家主义作为全民族至上信念的政治榜样。这也是历史上那些伟大民族迭经变乱。而国运始不衰的精神秘密之所在！”^①

何新对国家主义的诠释，多层面、多侧面地揭示了国家主义的基本规定性，尤为强调和突出国家主权原则在国家主义信仰中的核心地位。以现实的中国为主体，何新也阐释了新国家主义的价值与伦理取向。如此，何新从国家主义的源头梳理到当代，演绎了自近代古典国家主义至当代新国家主义的历史嬗变，从中提取了国家主义恒久不易的价值元素与伦理精神。

何新进一步阐述道：

“什么是国家主义？国家主义的中心是关于国家主权的理论，也是一种关于国家组织和功能的理论，也是关于国家利益和安全的理论。它与近代政治民族主义一同兴起于16世纪文艺复兴后的意大利，由马基雅弗利首先提出。并且从那时起，就成为西方宪政体制、法权体系和国家理论的根本性基石之一。可以说，自16—17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宪政国家制度，始终牢固地建立于三大支柱之上，这三大支柱就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然秩序。……国家主义有新旧之分。新国家主义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欧洲，是对国际金融资本全球化浪潮的一种反驳。新国家主义在政治上实际也是欧洲一体化组成新国家的理论基础。而古典国家主义从16世纪到19世纪则始终是西方政治思潮的

^① 何新：《论政治国家主义》，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10月版，序言，第3—4页。

主流。”^①

台湾学者张翰书在其所著的《近代政治思想史》中也有类似的阐述，他认为，近代政治思潮以三大观念为根本基石，即民族主义、国家（主权）主义、政治自然主义。国家主义的根本内容是关于国家主权的问题，而政治自然主义则将国家视为“中性的”研究对象，所谓国家的道德目的不过是私人的评价而已。

何新与张翰书的观点，基本代表了当代中国学界对国家主义概念的前沿性认知。其共同之处在于，皆肯定古典国家主义在近代西方政治思潮中的核心地位，也都尤为重视和突出主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同位关系。

日本国家主义包括战前与战后两个时态，战后国家主义称为新国家主义，战前国家主义则称为近代日本国家主义。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在政治文化渊源上必定与战前国家主义有精神联系，故而，即使是研究新国家主义，在逻辑上也有必要溯及近代国家主义，尤其极端国家主义。当代中国学界中，将日本战前与战后两种国家主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当数孙政所著《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研究》。该书首章即探讨战前日本极端国家主义的形成、特点及终结。在回溯战前日本极端国家主义的形成之前，孙政首先简括了日本极端国家主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简言之，日本战前极端国家主义也是西方国家主义在东方的一种表现，因此它具有国家主义的普遍性特点，即国家利益高于国民利益而存在。

^① 何新：《论政治国家主义》，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3 年 10 月版，第 4—6 页。

但是，之所以称之为极端国家主义，是因为它又具有与西方国家主义所不同的特征。这些日本式‘极端’特征的形成，与日本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独特的近代发展历程密切相关。”^① 在分析战前日本极端国家主义成因时，孙政认为：“从日本近代历史来考察，国家主义之所以在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发展为极端国家主义，原因是多重的。但究其根本，最主要的原因可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日本国家的形成历程有其特殊性，形成了日本国体的特异性以及日本人国家观念的特殊性；其二，日本在形成近代国家的同时，没有形成与此一致的国民，而是形成了无条件服从于天皇的‘臣民’；其三，则是近代以来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在这个过程中助推作用；其四，两次民主运动高潮的不彻底性与妥协性。”^② 上述原因中最为重要的是“日本国体的特异性以及日本人国家观念的特殊性”。所谓国体的特异性，是指“天皇制以握有绝对权力的天皇为顶峰，由行政官僚和军事官僚以天皇的名义行使统治权，以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使臣民对天皇忠诚，由此使国家统一，天皇制就是这种靠制度和意识形态来支撑的庞大建筑。”^③ 近代天皇制是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的载体，亦是国家主义的体制化或制度化形态，同时也是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化。孙政的研究，已将凝聚着政治绝对主义的近代天皇制的确立过程，同近代日本国家主义逐渐趋向极端的进程联系起来，由此为解析近代日本国家主义提供了参照和媒介，也提供了一条可鉴的分析

① 孙政：《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40页。

② 同上书，第40—41页。

③ 同上书，第43页。

路径。

在分析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的特点时，孙政指出，日本极端国家主义除具有西方国家主义的普遍性特点即国家利益高于国民利益之外，又有“不同于西方反动国家主义的特别之处。”这种特别之处即“从意识形态角度说，日本的极端国家包含有如下几方面特质：天皇主义、家族主义和农本主义。这些内容决定了其与西方国家主义的性格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许多前近代的东西在近代日本没有被清除，相反却被近代日本国家使用并‘发扬光大’了。”^①

在上述三种特质中，“天皇主义是日本极端国家主义最为显著的特点。如果说西方国家主义完全是近代的产物，那么日本国家主义则通过天皇把国家主义与日本的古代历史，甚至是史前的人类起源都紧密地联系起来。而当他们把过去与现在联系到一起的时候，其真正的目的还是为了实践现实，同时也指向未来。”^② 家族主义是近代日本极端国家主义的又一重要特点，“家族主义与天皇主义紧密相连不可两分，是支撑日本走向近代极端国家主义的两大思想基础，同样是西方国家主义所见不到的特质。”^③ 所谓家族主义，是指家族主义的国家观，“家族主义是近代以来日本国民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法律生活和道德生活的共同社会基础。由于国被作为家的扩大，从而使日本传统家道德‘孝’成为忠孝一致、忠君爱国的家族国家观的基础。”^④ “总而言之，家族主义在

① 孙政：《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55页。

② 同上书，第55页。

③ 同上书，第58—59页。

④ 同上书，第61页。